



■陳文茜既是作家，亦是知名政論節目主持人。主辦方提供

# 把脈年輕人出路

## 陳文茜：適應新科技

台灣知名政論節目主持人、作家陳文茜，在今年香港書展以「從失落的一代到人工智能的第一代」的講座中「講人講事講觀念」，與讀者分享自己對這個時代的觀察，探討科技變革對新時代的影響和年輕人理應把握的轉機。儘管她把這十年中成長起來的年輕人稱之為「失落的一代」，但她還是在演講末尾給年輕人指出一個光明的方向——年輕人的出路只有適應新科技，尤其是工業4.0（第四次工業革命）和人工智慧，學好編程，才能轉型成為人工智能的第一代。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



■《樹，不在了》封面。網上圖片

「歐美的一些概念都是以歧視亞洲為基礎的，特朗普參選時提出擬提高中國和墨西哥的關稅，歐美的反全球化主要是反對墨西哥人和中國人搶了他們的工作崗位，即便這些工作是美國白人不同意去做的；英國人講反全球化，是因為全球不是他們控制的；法國人講反全球化，是因為他們昔日控制的資源和殖民地都沒有了……」

在她看來，中國的全球化歷史可以追溯到盛唐時的絲綢之路，而反全球化的例子則是清朝乾隆皇帝反對開放港埠，高下立見。同時，現今的香港和台灣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每個國家說的反全球化的意涵都有所不同，歐美的所謂反全球化是要回到過去，回到他們所能掌控的『美好』世界。所以我建議年輕人在找定位的時候不要『非黑即白』，也不要跟着充滿優越感的西方人定位自己，他們批判的其實就是我們。其實，很多反全球化的年輕人都在用 iPhone，而 iPhone 卻是全球化的典範。」她說。

### 未來世界靠編程

「現今，發達國家都逐漸認識到，不能把製造業全部遷移出去，但沒有足夠勞動力怎麼辦？只有靠機器人工作。人們所要掌握的能力就是簡單程序操作，所以都應該會用電腦編程，未來世界要靠編程能力工作。所以德國和中國在加速工業4.0，美國把人工智慧當作最重要的議題。」

她問在場的聽眾，哪些人是30歲以下的年輕人？她隨即表示，30歲以下年輕人都可以被認為是「失落的一代」，這是全球化經濟衰退的共同現象。這聽起來似乎令人感到灰心，她卻轉而指出了方向：「你們可以繼續把自己定位為失落的一代，繼續憤怒和仇恨，但那不是答案。我愛你們，這個時代對不起你們，希望你們好好地生活下去。你們也可以找到另一個角度，把自己定位為工業4.0和人工智慧的第一代，重新認識自己。我其實也有點恨你們，因為我既沒有趕上電腦出現的第一代，也趕不上工業4.0的第一代，處於一個不上不下的狀態，而你們年輕人的機會比我好太多。」

識到應該以歷史宏觀的眼光去了解事件，他們仍然以自我為中心，稱這場動盪是『阿拉伯之春』。我閱讀過很多歷史資料，特別是關於非洲歷史，所以我不願意使用『阿拉伯之春』這個附有價值觀的名稱，而是靜觀事件發展，不論好壞統稱它為『革命』。我知道，當這些地區進入政治不穩定的狀態，隨之產生的不會是『春天』的民主、自由和更好的生活，而是沒有止境的戰爭。」

她繼續介紹事件的背景：「突尼西亞的經濟完全依賴於觀光業，客人多來自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國。但由於歐債危機的影響而遊客驟減，商家不得不裁員，也不會再聘請新員工，於是年輕人的失業率非常高，即便是大學畢業生也不得不當攤販謀生。當這些年輕攤販與警察衝突時，選擇在市政府門前以最激烈的抗爭方式，喚起一代年輕人壓抑中的彷徨和憤怒。他們通常直接把矛頭指向政府，但若深入追溯，事件的成因可能來自多個方面，例如華爾街的貪婪和歐洲的隱藏債務。但是那些年輕人拒絕思考，他們只是覺得日子變了，且不想被命運如此對待，他們既是『失落的一代』，也可以被稱為『燃燒的一代』。」

這場風暴從突尼西亞開始，席捲到埃及、利比亞、沙特阿拉伯、敘利亞，動盪也開始擴散到歐洲和美國，再到英國脫歐，「按照我的邏輯推理，我們正在複製1929年的經驗，當時德國的失業率達到44%，雖然現在發達國家還沒出現這種情況，但都出現了排擠移民的種族主義等情況。英國支持脫歐和留歐的兩派已經分裂，脫歐後的口號就慢慢變成反對移民，針對所有華人和有色人種，在他們看來，是這些人使英國失去了社會凝聚力，人性中的排外和仇恨擊敗了民主政治的核心價值。」

### 不要跟風「反全球化」

陳文茜在《樹，不在了》一書中曾寫道「我們的時代，以憤怒為名」，而現在她卻認為「我們的時代，以仇恨為名」，她說：「你會發現全世界的口號有相同性，譬如都在反對全球化、貧富差距和外來移民。他們認為全球化造成了貧富差距，面對危機，社會中的包容性不見了，忘記了尊重這個詞該怎麼寫。」

另一方面，她認為，當全世界年輕人都在反對全球化的時候，中國人在未了解歐美的反全球化到底是為什麼之前，不應該盲目跟隨，

陳文茜的職業生涯橫跨政治、新聞媒體與文化藝術，從政時的她思維敏捷，口才犀利，談吐不凡，曾被李敖誇讚為「民進黨（或黨外）最聰明的女人」。因理念不同而退出政界後，她又活躍於媒體，獲「台灣媒體皇后」之稱，她做的節目都不落俗套，全心投入《文茜的世界周報》中，只因為「在全球化的趨勢下，我們的下一代不能對世界一無所知，更不能因為不了解，而喪失與世界同輩競爭和相處的能力」。講座當天，她以白色套裝搭配黑色墨鏡，舉手投足間釋放出強大的氣場。

### 海明威提出「失落的一代」

據陳文茜介紹，「失落的一代」源自海明威一戰後寫下的「Lost generation」概念，是他見到戰後回國的人們時有感而發：「戰爭開始，年輕人書讀到一半便拿起槍，愛國心所帶來的亢奮使他們無所畏懼。但當戰爭結束，愛國主義退潮，無論是來自戰勝國還是戰敗國，人們在回家的那一刻都充滿茫然，不知道該往哪裡去。」這個概念在2008年金融海嘯和歐債危機後，被歐盟主席容克重新提到，並將其用到了金融危機後的一代年輕人身上。

她認為，容克提起這個概念可見到他所具備的眼光，「他心裡清楚，金融危機在歐洲所引發的影響不會只有短短四五年。當時沒有人知道歐債危機的影響會那麼嚴重，也沒有預期到後來的IS、難民潮和恐怖襲擊。但他知道世界已經不妙了，因為了解歷史的人都知道，這次的經濟大衰退對金融體系威脅的嚴重程度，只有1929年的大蕭條與之類似。」

「1929年的大蕭條一直到1950年代的馬歇爾計劃和二戰後才真正結束，這個結束是以西方人的觀點來說的，其實它持續了至少30年。所以容克會說，這次經濟衰退會造成『失落的一代』，失業率驟升。這次的金融危機，即便各國政府已做好研究工作，不犯任何錯誤，它的影響也至少會持續10年。而10年之後，這一批失業的年輕人都老了，他們可能永遠都找不到工作。」她說。

### 政治動盪無「春天」

當經濟問題逐漸變成政治動盪，動盪從北非的突尼西亞開始蔓延，陳文茜說：「當時西方人還沒有意

## 我們都要有時代使命感

雖然講座時間有所延長，但無阻聽眾的提問熱情，一位來自內地的讀者問，如何才能快樂而不是充滿憤怒地生活？在科技時代，書籍還具有怎樣的力量？陳文茜結合自己做電視節目的經歷答道：「快樂還是憤怒，主要取決於你把時間花在哪裡。我在做《文茜大姐大》時，同事告訴我，當我講心靈雞湯、文創、日本等話題時，點擊率就很高，讓我繼續做下去。我說抱歉，我有自己的使命感，可能人工智能和工業4.0在現在是小眾，可它才是對年輕人有意義的東西，才會讓他們知道這個世界即將發生什麼，我認為這個概念一定要堅持鋪陳下去，一點一點地讓觀眾接受。我們都要有時代的使命感。」關於另一個問題，她說：「當我們遇到挫折時，可能會會去看海靜心，可回到城市後心依然浮躁。閱讀的好處是你不用去看海，閱讀書中的歷史和苦難，你會更加珍惜現有的生活，產生篤定的力量。」

本地一名在讀科技發展相關專業的女大學生講述自己身邊幾乎所有的男生都在學習編程，藉此問陳文茜女性在編程範圍的定位，以及女性應該如何突破傳統觀念，參與到人工智能的第一代之中。陳文茜說：「傳統觀念會導致性別不平等及拉大貧富差距，其實女性的頭腦絕不比男性差，可以和他們學習同樣的東西，和他們比賽編程。在人工智能時代，無論身處何領域，沒有學編程的人將會被淘汰。」



■《文茜的世界周報》官網首頁。網上圖片



■陳文茜戴墨鏡，穿白色套裝出席講座。張岳悅攝

## 大衛·薩利：Just do it！

作為1980年代回歸具象畫派領軍人物的美國著名藝術家大衛·薩利（David Salle）應立木畫廊邀請，現正在港舉行首個個展。薩利多年來在藝術主題上和繪畫形式上尋求突破，但對於他而言，每次作畫不是去討好別人或自己，只是憑着「Just do it」的信念把靈感揮灑在紙上而已。

首度來港開展，薩利雖因時差有點不舒服，但對港印象良好，甚至有種如沐春風的感覺。不少人指香港與紐約相似，已在紐約落地生根40年的他卻並不認同，直言：「如果你跟我一樣住了這麼久，就會有相同的感受。」

### 非流行文化愛好者

今次展出的是薩利把1993年發表，以廣告拼貼為背景的即興表演式繪畫系列作品《Early Product Paintings》進行重新思考後的最新創作，他指每一次創作都是一個延伸，因總會發現前作仍有可發掘的地方。那是否代表新作好過舊作？他豁达地說：「我不在乎！這也不是由我去決定。藝術常常令我感興趣的是doing now！」他形容搞藝術是給自己一些新的體驗，他將想法、感受等透過畫作活現人前，變得立體，有生命力。「比起說想藉畫作去討好別人或自己，不如說我知道自己看到什麼，腦海只想着『Just do it』，沒有其他雜念。」也因此他創作的第一定律就是去造東西出來。

細看他的作品，包含了不少流行文化元素，如電影、廣告、音樂等，以為他是流行文化的愛好者，他卻搖頭澄清，「我不是特別關心流行文化，只是這些流行文化訴說着一些我感興趣的東



■薩利的畫作融入了廣告元素。陳敏娜攝

西，所以我把這些元素放在畫作中，令畫作變得真實，有生命力。」那他從何處得到創作靈感？「所有的東西，如音樂、文學、周邊的環境等，當我看着它們，感受到它們的個性、哲理時，自然觸動到我，靈感如泉湧。」

### 創作追求真實

薩利的畫作如同小說般，隱藏着不少訊息，對於觀者來說，要全部理解非易事。可問到背後有何含意，薩利表示：「這是一個關於感受的問題。文字只是傳達訊息的一種方法，比起我用言語去說，觀者更應該感受與畫作之間的連繫，那才是正解。」對於他曾談到希望藉畫作帶來新的美，他謂並非要做作一些全新的東西，「美的感



■香港個展會場。主辦方提供

受是抽象的，如同大眾對達文西的《蒙娜麗莎》趨之若鶩，我卻感受不到，亦不感興趣。」

作為畫壇一位舉足輕重的人物，薩利謙稱自己非繪畫天才，只是有天分。他除了作畫外，亦著有不少藝術著作，他指寫作是用文字去形容真實的感覺，以及思考和看到的真實關係，而作畫是結合腦、心、眼和手去感受畫出來，「兩者追求的都是真，我所做的就是求真。」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敏娜

大衛·薩利個展  
日期：即日起至11月12日  
時間：10am-7pm(周二至周五)、11am-7pm(周六)  
地點：立木畫廊（中環畢打街12號畢打行407室）

■大衛·薩利是1980年代回歸具象畫派領軍人物。主辦方提供

